



~ 16
2697
13



文選卷四十五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辭一首

序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聯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此文見於新序

氣烟自非小才可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

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

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

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

者曰鳳麟蟲之精者曰龍雉南子曰孟春之月雉始鳴許慎曰麟能之屬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

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

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而流色白郭璞曰崑崙山北基也暴髮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引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

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

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爲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指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褒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

者亡故說得行焉

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

寶充內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

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

韓詩外傳曰君

子之居也安如覆

杆孟與杆同音子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

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

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

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

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臣輻湊悉力

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

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

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武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

本言武帝知之不盡反言明有所遺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猶爲所怨不取勸賞以大官者亦所以待其自得非棄我也故我亦在智優游所以合於權變奈何以此觀我哉

此一段隱以諷當世之不知已有難雜也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于外也又曰皋澤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毛詩曰題彼鵲巢飛鳴且鳴矣君鶴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鵲巢飛鳴且鳴矣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皆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綿爲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尚書曰與人弗求枉而直之使自得其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不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

上說許由天下不貪也下察接輿從政不殆也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有子可矣遂滅之

不知權變收前意惑於大道計功而

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句踐之棲會稽范蠡合踐復問蠡蠡曰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子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開燕昭王好賢樂毅爲魏昭王使于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目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乃罷歷下守戰之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金聲哉服虔曰筵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選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耶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哉由是觀之譬由鼃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見應劭風俗通曰按方吉豚貉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

解嘲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諸附離之

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曰董賢子曰時雄方草創太立有以自守泊如

也人有嘲雄以立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曰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

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于世也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

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轎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

同行歷全門上主堂有日矣

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

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

當

史記秦王曰知從一橫其說何顧然而作太立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

言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八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

間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日擇之纔為給事黃門

意者立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謂齊燕楚趙魏為六就秦為七

四分五剖并為戰國

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存故士或自盛以素或鑿坏以遁

服虔曰范曄人秦藏于秦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曄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

曰穰侯范曄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穰侯過淮南子曰願

是故鄒衍以頤頤而

取世資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事齊至卿蘇林曰頤音提挈之挈

頤切孟軻雖連

去聲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寒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今大

指曰騰父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海錄

漢左東海

應劭曰會稽東海也

有渠搜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

前番馬

應劭曰南海郡

張晏曰南越王都

後椒塗

應劭曰漁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西北一候

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

勒王門陽

徽以糾墨

制以鎖鐵

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鎖鎖何休

關有候也

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

刑也音質

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

應劭曰漢律以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號踊哀居倚廬

區

史記制通曰天下之士雲合

家家自以爲稷契

人人自以爲皋陶

尚書帝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禹讓于稷契皋陶

戴維垂纓

而談者

皆擬於阿衡

鄭玄儀禮注曰經與維同維所氏切詩曰宜維阿衡

左右商王毛萇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曰阿衡伊尹也

五尺童子

羞比晏嬰

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

當途者升青

雲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爲卿相

夕失勢則爲匹夫

譬若江湖

之崖渤解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

雙鳬飛不爲之少

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雁曰乘

昔

三仁去而殷墟

二老歸而周熾

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二老伯夷太公也

子胥死而吳亡

種

蠡存而越霸

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

五殺入而秦喜

樂殺出而燕懼

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之國車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

范雎以折

相而危穰侯

穰侯魏冉見

先生

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守之

亦無所患

故世

亂則聖哲馳騁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

實謂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

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夫士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

或

或

或

或

立談而封侯

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亂侯卿謂周曰食邑千戶

或枉千乘於陋巷

呂氏春秋

或

或

或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

桓公曰不然士微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微霸王者亦輕其主從夫子微爵祿者固輕其主

每錄軒

六

四十五

六

六

經似老子

安溪曰此數語本
易與卦義

擁篲而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
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則離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損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後行其聲欲行而擬足不前嚮使
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之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言紫抗
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且吾聞之災災者滅降降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
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立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立默無容無則爰清爰靜游神之庭子
為天下正白知青知靜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

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鵲臬而笑鳳凰執蠅蚋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雪賦曰以龜龍為蠅蚋鵲臬為鳳凰皇說文曰子之笑我
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
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
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體免於徽索堯書曰懲腰翁
肩蹈背扶服入秦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為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
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謂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頸涕唾流
沐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卓昭
上曰顛顛其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人則揖應侯應侯延
入坐數曰言子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
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顛鼻聲也沐酒面也廣雅曰咽嚥也盛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
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高祖

此借以自寓已所
抱者唐虞三代之
道不可時施則鬱
守吾立也

文章之膽子漢書
在賈又侯漢書
方朔贊有瞻智宏
牙之語李善引解
嘲之文作注則瞻
學刊本之誤也

曰妻敬成陰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晚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
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胸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掉三
寸之舌動千
四海之內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
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肅刑禮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日相國蕭何招撫秦法取其官于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性矣

布述切世或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

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漢史恭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字書

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秦山之功長立千國家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

雖其人之
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四皓采

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公孫剗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對策于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
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氏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賁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按割肉亦何壯也

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

遺細君制炙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割損其炙也

答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

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儒學無功勞于時仕不當貴也

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孔子也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

高夷齊與杜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安有不易之行

亦云名

而已矣如淳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左氏傳叔孫

昌黎先生集卷八
本此
昌黎先生集卷八

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而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聖哲及時故不遑遑也孔席不暇聖突不黔言聖哲及時故不遑遑也
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今吾子幸游
帝王之世躬帶絨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華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洋可游咏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為沈子義離同非古文也
帝之世躬帶絨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華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洋可游咏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或為沈子義離同非古文也
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
蒂下無所根都計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攄發也
毛也苦毛項岱曰攄發也潛神默記項岱曰攄發也以年歲如淳曰經音且竟之耳方言曰緇然也然而器不賈
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謂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濤水之激者為濤波摘薈如

春華春華春華也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
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
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道寬舒頌色之貌也讀作攸若頃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安與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窻字林曰窻一明
此也切發小曩者王塗燕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
日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軌騖七國爭疆車既轍轍復橫騖於是七雄墟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詩云關
於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仁也遊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
餘秋飛景附言煜其間者益不可勝載韋昭曰颺風之聚獵者也音庖音灼
明之親也言矣韓切煜切明之親也言矣韓切煜切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鈐刀皆能一斷韋昭曰
女振切擗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鈐刀前之而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虞
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遣趙王書符魏齊頭夾魏齊亡出見趙夫啖發
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啖口吟也合之律度淫謳而不可聽者非詔夏

文選卷四十五

每卷十

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謂之事遇時偶整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

移風易俗。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

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預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當國強兵為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

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也。風發于天以喻君上。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微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

為顛。顛福不盈。昔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問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

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

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辯于始皇。章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

難既道其身乃囚。應劭曰道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秦貨。既貴厥

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意欲就而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死故云。屬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

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于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彼豈樂為

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二也。君子履端于始。歸成于終。履聖人之

切。方今大漢酒掃羣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廓帝紘恢皇

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

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雲。龍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也。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沐浴立

德。稟仰太猷。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克德升聞。法言枝附葉著。譬猶草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落病也。

言遇任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于天地之間也。泰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泰三也。言漢家之施化

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

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潛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前也。應劭曰爾雅曰前

高擎邱如。裴敦敦敦邱也。爾雅曰沈泉穴出側出也。濫泉正出。出湧賓曰若夫鞅

出也。服虔曰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檻。整音旌。郭璞爾雅注曰敦蓋也都。回切。

全章云據晉灼注
正交中其字當在

時君則但及門聞
言不用其身也先
聖則深究靈與言
不限其進也

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職斯敢問上古之士
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
昔者公孫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魯公孫失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
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
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靈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于渭濱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兩難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衛漢
書曰張氏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甯灼曰垠涯也邳水之
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
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
大中人太尉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劉向
著十二篇就其書曰新語又曰重訂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莫敢見其面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
已向輒錄其篇目提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皆及時君之門闢究先聖之
神天又譚十二卷象論諸說曰法言漢天即太玄經也項岱曰揚雄安隱息也
靈與應初曰兩雅曰官中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安隱息也休息乎篇籍

之固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項岱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
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邱作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
春秋始於元終子麟王道成也若此之榮
各上達皇天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力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
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有
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
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帥不道之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賓又不聞和
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
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尚書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啣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
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啣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

歸則一藝故不有

寵媒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吳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蒼天名也徐廣史記注據音義踈與據同謂之足載持之並京述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陷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奏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于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和鵠發精於鍼石研系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系弘羊維陽貴人子以心計為侍中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雁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注曰作太實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香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歸去來辭

辭去職人已還而詞自超然自適不歸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父心憊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入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邱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

禮淵靜語云武帝紀祀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雖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前中物色者也以辭中物色者之曰木落雁南遊其時尚循秦晉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於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辭何也

宋子思錄張以
道曰所延柯以始
顏所讀如僂讀在
勝者非此語甚異
富更考之。秦少
游詩昔同裴博士
酌酒俯庭柯
中山經龜山多扶
竹傳叩竹也高節
實中杖名之扶
老竹

西嶠當讀為先嶠
即農服先疇之賦
賦也西先古通用
陽山云史試淵明

之去在義熙三年
以其時考之益宋
高祖殺劉仲文之
歲昭明所謂恥復
屈身異代者為得
其心
本不足願何待世
之遺我哉

漫言之而消憂深
言之而樂夫庶乎
不為形役者歟

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
毛詩曰曉曉征夫聲類曰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謝字元卿舍中

僕歡迎稚子候門
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謝字元卿舍中

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
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

顏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
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
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二肉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
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固以名趨聲也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自
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列子曰公孫楊
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屏親昵絕交游
世與我而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
異者當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游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

書以消憂
劉歆遂初賦曰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嶠
賈逵國語注
或

命巾車或棹孤舟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
唐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邱
埤蒼曰崎嶇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家語金人銘曰涓
涓不聚為江河善萬

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
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
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
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分任去留
胡為遑遑欲何

之
孔叢子孔子歌曰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莊子華封人謂堯曰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
行毛詩曰或耘或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賦詩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窮數盡謂之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

毛詩序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
子夏衛人也

關雎后如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

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
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箴諭。不斥言也。主文主與。至于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諷諭。歌飲遠不直諫也。至于
王道衰而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
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
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風之至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
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指太王王季文
王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
義也。哀。恭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謂中心思念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審按毛公鄭玄梁昭明皆以詩序爲子夏作。隋經籍志云。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韓昌黎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至朱子則據東漢儒林傳。斷爲衛宏作。謹按先石林公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先爲之。雖孔子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漢書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宏之詩序。正是始行也。

尚書序

善本無注。今采集諸說以補其闕。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惟大守

此文似東漢人所作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按金履祥曰。周官外史。未聞墳典之名。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為博耳。書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定書之原。反滋紛紛。近世有三墳書。蓋書序說。略其偽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方職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

即廢所陳之大

匡謬正俗云。曾子將書皆云。覽者之不一。

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按尚書疏

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鄭康成曰。唐虞書二十篇。尚書四十四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按隋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

之書。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荀悅漢紀曰。孔鮒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

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

按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張敖往受之。得二十九篇。頗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衡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開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

還孔氏

援漢書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

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類達曰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戚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二十五

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

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

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

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援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

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

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援朱錫鬯曰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考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子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歿當已久矣班固敘藝文志于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偽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荀悅漢紀于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子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偽不待攻而自破矣

春秋左氏傳序

詳明典義此先儒之說也

杜預

滅梁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湘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

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

四方之志援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諸侯亦各有國

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按呂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板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按經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按隱七年傳曰謂之禮經周德既衰官

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按昭二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赴

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以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

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按昭三十一年傳曰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又曰非聖人孰能

修之按成十四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

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按應劭風俗通曰姓魯左邱明之後則左邱當是復姓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按先經以始事者如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莒衛州吁弑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之類是也或後經

以終義按後經以終義者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而以定或依經

以辨理按依經以辨理者經有其事傳辨其由如隱公或錯經以合異按錯經以合

異於理則合如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傳傳伐傳伐之類是也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綴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

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

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

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

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數語非好學深思
者不能道可為讀
書要訣

故發傳之體有三

按三體即上文發文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也

而爲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

按經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僖十九年梁亡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此皆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也

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

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

按經桓二年公至自唐傳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皆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

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

按經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傳曰爲周公訪故也是其辭婉曲以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

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按經莊二十三年丹楹刻桷二十四年刻桓公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捷傳曰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此皆具文以見義意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益而章

按昭三十一年傳曰或求名而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按經昭二十年盜不得或欲益而名章懲不義也

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

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

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

錯綜爲六十四也故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

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

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

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劉向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此先儒之美者也未有

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達以見同異

賈逵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達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

惠卿名淑魏郡人
穎子嚴名容陳郡
人皆見正義

正義曰事同則爲
部小異則附出孤
經不及例者聚於
終篇故言相與爲
部

書劉歆字子駿領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
理備焉後漢書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弱冠
能誦五經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著左氏傳注解後漢書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
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
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按家語齊太史子餘稱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
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
而左氏經終孔邱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按孔疏五靈麟鳳龜龍白虎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

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
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
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祚天永
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
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
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
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
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
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
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世說最穩

世說注此序及劉注即太冲所自爲蓋託之勝流以重其價也
今讀太冲賦序其卒曰聊舉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訓詁則注明是太冲所作又魏都注或云張載今文選仍題劉逵參錯不合孝標之言未爲無據

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援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事在西狩獲麟後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援公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者曰有腐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三都賦序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立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引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將以組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組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之殷股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有湯頌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

考正也孔子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

人失志詞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王道衰廢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

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

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騷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篇爲辭宗賦頌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其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

則於是乎乖

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宏靡之語沒其風喻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逮漢賈誼頗節之以

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

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

孔安國尚書大

傳曰誕大也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

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

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鬼狩之禮故猶賦縱橫融以爲

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儒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地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公羊傳曰撥亂反正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公羊傳曰撥亂反正以偏玉璵璠琦也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二國之士各冰

文選卷四十六

豪士賦序

當時之體然切動聽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同於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騭楊朱孫臏王蒙見此十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然

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當而建功之路不

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其次有功

何則循心以爲

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

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

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

孟嘗遭雍門而

泣而琴之感以末

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踰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歔而就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

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

天理盡於民

時既啟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

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

士之業言遇時也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極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

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歷觀古今微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

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

昆蟲皆有此情

曰壁喜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

夫以自我之量

而挾非常之熱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

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

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曠人主操其常柄

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

左氏傳曰楚子入子雲中即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

讎而時有祗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

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曰宣帝祠孝昭廟先驅施頭劍挺地首垂泥土中刀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益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行事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

界中夜祗服人廟起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祗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挽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援干元切

驚心動魄之言

時王豹致箋于問亦引周公流言

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

所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

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

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吾反國政由甯喜

是以君與快快

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甯氏祭則寡人

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軼軼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季孟御史大夫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讎凶害天子是毗章昭曰師師相尊法也

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

嚴憚之若有世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

尚書曰叔父親莫暱焉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漢書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父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

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父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代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為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校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
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
況乎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
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莊子曰功成者衆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
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壤隤申宮警備設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然後威窮乎震主而
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衆心日隆直危機將發而方偃仰
瞻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武棣運偃仰魯靈光殿賦曰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
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音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答賓戲曰彼皆躡風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

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
苦人之大惡存焉故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
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盛
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
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
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此之不爲
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豐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
實止君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故聯賦
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
上盥絜也巳者祠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
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
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

亭錄云季春三月
辰爲建巳爲除故
用三月上巳祓除
不祥古人謂病愈

為已亦此意也周
公謹於幸難識以
為戊巳之已者非
○按古人上丁上
平皆取日幹亭林
之說疑非亦本之
仲遠也
劉昭續漢書禮儀
志補注云自魏不
復用三日水宴蓋
此二會及右軍之
臨河敘皆一時偶
為之也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材以為怪乃招構至水濱盟洗遂因水以淫鴆
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即東晉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
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
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祠二漢相沿
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
一年三月丙申陳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
詩詔太子中庶
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顏延年字叔夏琅玕山陰人也其父為制王則以孝以廉以節而轉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
布在方策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
注曰皇王殊迹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
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立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
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有宋函夏帝圖弘遠
服虔注曰拓夏諸夏也孝經鉤
命決曰拓乃授帝圖視文
帝鼎于郊郭莊子孔子曰夫造物
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以獻文承居景屬宸居
書曰獻哲文明又

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屬九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
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
焉揚雄河東賦曰祗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
世三十一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正體毓德於少

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於上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
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宣哲維人
文武惟后班固述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
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
也漢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倂同四瀆宅吳都賦
日都董殷而四瀆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
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以遺訓而資於故
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考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
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

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敖定章程後漢書曰魏朗為河
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同密品式備具
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土
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箴闕記言校文講義之官

采遺於內輔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訓德於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
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講論於六藝稽合於同異風俗通曰周秦常
以八月輔軒使采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輔軒購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

日衛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賴莖素毛銳 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

軌漠之貢府無虛月賴莖素也素自虎也并柯連理也其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晉之於晉也職貢不絕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

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

酋回面受吏海內之君何如也魏都賦曰思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新曰是以

異人慕嚮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 警蹕清夷表裏

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將徒縣中 張樂代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

於洞庭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千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

吉陸漢書曰日月初躡星之紀韋昭曰躡處也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

東青道社預左氏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

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

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已之

儀洛飲上已並見上注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隘鄧右梁潮源巖亭皇路

芝廕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藟道纒屬西都貢曰集禁林而重聚穆天子傳曰天子

神賦曰稅駕乎衡阜秣駒東升于三道陸郭璞曰陸阪也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榮洛

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微音叫西都貢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子列微道綸錯 旌門

洞立延帷接栢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栢連闕

水環階引池分席歡近賦曰問水以成川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龍駕亂綬

分馬搖玉鑾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之命

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靈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鑾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伯鯨首浮於天動神移淵旋

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子動地發淮南子曰龍伯鯨首浮於天動神移淵旋

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彰虹旌委旒俄軫委旒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

於于有藪芬藉觴醑毛詩曰其肴維何無醑鮮魚其藪維何 妍歌妙舞之

門維荷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醑旨酒也

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
羽兮交橫毛詩曰設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聲爭節
業設簫崇牙樹羽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撫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鼙鼓六莖尚書曰鼙鼓九龍文飾龍文飾善再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稍龍文魚目行血之馬也說苑成鳳皇來儀龍文飾善再翰侍御莊辛謂襄城君曰郭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

華衣商殷至觀聽鴛鴦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觀莊藻野袂服縹川賦曰居靡鄧鄙民無華商法言曰重震于天風薄于山林賦曰觀莊藻野袂服縹川

刻飾鄒陽上書曰袂服縹裳之下著一且說山說文曰縹紫紅色也故以殷陰賑外區

煇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股肱張載劄閣銘曰列茲狹隘上膺萬壽下視後

百福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囂囂市筵亭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遠歡洽日斜金駕總

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

享康王有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闕北通銅

豐宮之朝有爵園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

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祖述堯舜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祓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陳思王代稱之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書曰豫卦

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

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底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

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

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得一而天下正安與

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離天而作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內之政往見四子親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

非獨適一

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易

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

四野乙丑天子駕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

日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武室亦饗舜送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

止也舜在畎畝之時美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

序記維文與詩賦
混爲一途自此作
備其藻思賦其味
愈瘠使人思顏之

延武泰山刻石文
晉武帝堯聰明帝
徵議與舜庶後裔
握機

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書為虞著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進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生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義為舜賓也

幽明獻期 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

攸歸 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圓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尼云吾聞堯舜等遊首山觀河洛一志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運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堯璽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 度詩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大垌之慚

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承敷曰嗚呼不淑元天之對官鹿至於邱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垌而有慚

紹清和於帝猷 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祚定爾德周書邱或為苑

固其洪業 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關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毛詩曰湄湄南長發其祥又曰駸

皇帝體膺上聖 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

邁三代之英風 昭章雲漢曜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澤普池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蕭子顯齊書紀書世遠以太子即位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邱末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

一句皆飄渺不見
不勝後生未契
之感也

袁紹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眾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淞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於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

晚節值眾賢會同庇天宇 列坐磨華棖金樽盈清醕

東西一百六十里

馬融樓蘭賦曰坐華棖之高殿臨

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醕並已見上

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話 延露已

調笑輒酬

答嘲諢無慙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 繁欽進行賦曰茫河濱實多沙

金羈相馳逐聯

馬融頭也

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 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

詞注曰慶雲喻尊顯也

念昔

渤海時南皮戲清汎 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

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

今復河曲遊鳴篳

汎蘭汜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

曲從者鳴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躡步陵丹梯 躡步並

見上丹梯 妍談既愉心長弄信睦耳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

高談娛心長弄順耳

傾醑係芳醕酌言

豈終始 毛詩曰君子有

酒酌言嘗之

自從食萍來唯見今日美 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

之苹毛萇曰萍萍也

俞心登耳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

目極盡所討楚詞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山北眺鄴鄴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

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修且直白楊信裊裊裊裊風搖木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

藻哀音下迴鶻餘哇微清吳下迴鶻謂師曠也微清吳謂琴瑟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

方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

老焉菟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

音塗憂生之嗟通作後事然亦注亦得

中山用漢書中山王勝事贈白馬王彪詩王其愛王體俱享黃髮期

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升從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三女聞僂兵建文化尚書曰景遠能邇淮南子曰積善昭道普池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又曰古之聰明獻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猶且其明廢矣是皆忘

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而無替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

弗與蕩蕩誰各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

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合孝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開之曰通

道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之險峻矣儲后居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

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

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懋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詹作聖明作哲

相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應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

藻其德若斧藻其容者應徵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工價言太子有上之質琢磨以

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失則渝渝者或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

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宮有闔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與樂敘胄子呂氏春秋曰愛
數盡於事顯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比天子之孝也 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
張昌姬 韜軼炎漢 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大牙相制所謂磐石
而光 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歡來仕允

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嘉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元宰
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菑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開金鉉鄭玄
白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
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班固漢書貢禹
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嘉斯皇室
家君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

休和昔葉樂業守屏稱事 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
行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
曰某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其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

沈冥之怨既飲過軸之疾已消 毛詩序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
甫謚高士傳曰竟致天下讓許由巢父問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
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潔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軸考盤在嘒碩人之過鄭玄曰過
創意神病也謂賢人隱居 而難困病也過苦和切 此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何書

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序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雅風正俗最其上
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易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簡牘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案文公初有吏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故言 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
仙室 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襄之故古城開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
禁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原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
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迷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綴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
堯命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猷茂聞攘爭掩息稀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說苑茂聞攘爭掩息稀

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序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雅風正俗最其上
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易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簡牘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案文公初有吏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故言 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
仙室 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襄之故古城開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
禁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原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
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迷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綴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
堯命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猷茂聞攘爭掩息稀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說苑茂聞攘爭掩息稀

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序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雅風正俗最其上
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易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簡牘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案文公初有吏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故言 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
仙室 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襄之故古城開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
禁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原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
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迷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綴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
堯命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猷茂聞攘爭掩息稀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說苑茂聞攘爭掩息稀

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序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雅風正俗最其上
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易珥形紀言事於仙

室 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簡牘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案文公初有吏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故言 襄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
仙室 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
者襄之故古城開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
禁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原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
乎曰百人也 勤恤民隱糾迷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綴大風於長隧不仁

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
堯命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猷茂聞攘爭掩息稀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說苑茂聞攘爭掩息稀

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
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 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總章觀荀氏傳曰
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序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雅風正俗最其上
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
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易珥形紀言事於仙

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屏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敖為京兆尹桴鼓稱鳴市無偷盜

者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暇豫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

鄰昭泰荒憬九清夷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邀婦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

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豈若金虎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懷彼淮夷來獻其琛

伸長子昌言侮食來王左言八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胃之長屈曰警蹕清夷

膝厥角請受纓縶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賜雄獨主本紀曰蜀人之先各

曰蠶叢柏漢魚尾開明星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梁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牛體之人人各有一目

一鼻孔一臂一腳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蠶叢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各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蠻貊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智有竅括

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援刀瘵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屋擲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纆必難南越王致之關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教夷狄也其義焉廢勿絕而已

文錢碧碧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錢未詳一曰錢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音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笥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周

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雖若雞卵之今人不昧孔是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紫不忘也周書曰小盧國獻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大獸大露大也龍飛虎豹又曰白民

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自茲自若馬銜食虎豹為行儲邱充何郊虞璽讀相尋鞮

譯無曠儲邱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周書曰牧豎善琴瑟音軌鳴禮曰賈人啟賈取

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觀北方曰譯前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尉候於西東令軍書於南北暢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轡後

鼓埋轡轡之轍緩推卷悠悠之旃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轡轡禮記曰武車後旂魏都賦曰虹旌耀耀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旌旌

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

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帶中出紫脫華采英秀俊枝植歷草滋詩緯曰

同天瑞降地符升澤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玉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采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土值紫宮尚書大傳曰德

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此草亦曰朱英田侯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倭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倭人不致進也又曰堯為天子黃英生於庭為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

受命黃雲潤星輝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

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

日龍龍水物也文書黃白赤黑
也其有此色見於水故曰龍
之遙遠帝王世紀曰堯與寧宜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其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
子貢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
二君皆稱德論曰起八九於往素陳黃帝之靈矩

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
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離優游暇

上斯已惟暮之春
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啟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
與谷猶行也樂籍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草自樂禱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

天曠
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
時於水土灋潔也論語曰風舞雩而歸春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

載懷平固乃
後故布生德和政令肅肅禮記曰孟春之月命布德和行慶施惠

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與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

澤騰騰向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編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
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孤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右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
林園道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鳳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皇帝

主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

天子賢主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成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

替與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
求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擔雲

構周禮曰以上主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只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

屬樓閣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

於玉砌
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元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謝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
賦曰玉砌龍首以抗殿狀魏義以業發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

斯下曲拂迴澗潺湲復
毛詩曰秩秩斯下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迴澗以像偶
陽春賦曰可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元平樂館銘曰房閣內有綺疏外陳張衡

新萍泛江華桐發岫雜天采
宋黃亂嬰聲於縣羽

禁軒承幸清宮侯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
禮記月令曰季春
生簡牘曰小洲曰

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父展軼效駕徐繼盛節明錦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
注曰在旁曰惟在上曰幕鄭玄曰帝在幕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

既而滅宿澄
子康京賦曰以

開用賦家言節
新不善變矣

須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輝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輪效駕鄭玄曰展輪具視也效駕曰已駕也序于鬯斗酒說曰明鐘
擊磬舞七萃連鑣九旂山齊軌建旗拂霓揚段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
釋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又顏曰甘泉園海天子山道與五乘房車九乘蔡邕
釋詩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
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璫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
部駟駟駿兩列虎視龍超雷駭電一轉羣隱隱紛紛軫軫差難得
而稱計徐卿子曰楚辭等舉兒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綬又曰二矛重英
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號魏都賦曰駟馬連鑣而駟駟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
超而龍驤潘岳開居賦曰駟馬雷駭駟車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駟羣車車聲也羽獵賦
曰隱隱軫軫被險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震左思吳都賦曰走難得而踟躕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容有穆
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惠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單罕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岳其濬如淵孟子
曰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趙岐曰晬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
或授之几占逸詩云羽觴流波楚辭曰惠肴芳醴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鸞動
香芬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葆俗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鸞動
郊詩張曼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僧難行刺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
馬影續漢書曰執下威舞雲翔周禮曰籥章掌土鼓鼗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陶詩以迴

也召鳴鳥于弁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

江山海經曰食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
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
脫無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興咨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山
海經曰天上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薄池無而目是識歌舞是惟帝江正歌
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謠之在藻知
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
立曰闕終也楚辭騷靈靈兮實羽觴禮曰無算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藻有莘其尾王在鑄飲酒樂凱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
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漙漙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
周易曰嘉會是以合禮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直是一篇西六行狀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魚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
家諱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翬
世爲名將七畧曰子雲家諱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

在筆有重名亦以
在當時稍爲繁健
耳終不能脫去俗
格大略昭明輩體
思江元嘉也

名德海內冠冕

晉中興書曰王祥弟隱生導生洽治生珣珣生昱皆世約宋書曰王僧綽皇者長子遇害子倫嗣晉中興書曰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

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

佩刀郭璞筮以淮水

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處謂別駕王祥曰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郭璞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語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剪之止

殺古駿之誠感蓋有明焉

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

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

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榆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曰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賀曰賀之陰德亦有功云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

三才之茂踐得一之幾

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三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神

息姓諸補用苗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

蔚為帝師

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淵神像曰子貢山庭

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前有鼻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闕罕窺其術

海莫際其淵

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濶趙岐曰濶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

玉璽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海王又通漢書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鄭君有玉璽記金版經范曉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

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也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

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絢也黃白雜則堅且絢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絢又柔則鋒堅則折劍折且鋒焉得為利劍也莫不總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

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言金版玉璽之書無不制在清表為心之極斯固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

以表雲崖天構匠者何上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

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

尼憲章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管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

字道明時頴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謏字道明俱有名與號曰

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期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美新曰帝典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人已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

東觀漢記村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合

經可謂至德和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相同資敬

定國為廷

文選卷四十六

文選卷四十六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海錄事

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紼而備弟子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

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傳王樂焉期歲而孤叔

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僧又曰世祖即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孝友之性豈

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尚書吳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

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檟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

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檟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帝子商子曰檟者父道也梓者

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

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檟梓而知也夷乎也體性也韋皮

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偏草以自

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中得也汝

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南字幼異陳國

常抱持啼泣亦不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

曰字曰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

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使多少瓊思

其對而未知所出瓊年七歲在傍口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太驚即以對應詔標立也

言此二子純孝聰察比之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

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

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

即位有詔毀廢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啟酸切

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明帝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

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儉

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承公會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

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

經城案諸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併分為四部甚有條

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

卷上表儉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

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

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

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中

世

世

世

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微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時歎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祭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舍寧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倖公

與之抗禮漢書袁粲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倖因贈祭詩要以歲暮之

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暮其暮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底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出為義興

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曰儉為司農都尉大司農還除給事黃門

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珣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魏志曰毛珣字季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珣為尚書僕射復與選

其所珍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

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謀上王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

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晉武革命論曰高光手

伐定功業也尚書曰寤寐風雲寔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

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

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

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晉武革命論曰高光手

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

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蓋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高帝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

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

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

僕射今以策勛為營部誤也營役境切部烏合切盧預官書

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

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

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

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
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
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也刑與相連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
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於是訟者宗族轉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責自髮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出聽事前郡尹溫太真劉貞
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勸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祇武仲曰大
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
垂素尚無臭味風雲千載無爽今歸於草木尊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
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
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
吊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
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紹國學初興
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漢書韋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訪雜傳魏德
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

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
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伯倫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
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
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使者車或當道而
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德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
穆若金蘭謝志曰著葛亮與杜微書曰朝廷年始十八天安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
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陳請為大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項之解
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
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
後漢書曰楊賜還侯爵朝延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
甘鳳池之失言昔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怒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
崎為令荀勗為監崎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與車自崎始也夫
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
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曉代以難知之性協易

失之情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公提衡惟允

一紀于茲

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

拔奇取異

與微繼絕

於磨鈞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

望側階而容賢

候景風而式典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

春秋三

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

皇朝軫軫儲鉉傷情

有識衡悲

行路掩泣

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

豈直春者不相

王女寢機而已哉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諸春者不相

故以痛深衣冠

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

道邁舟航

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

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追贈太尉侍中

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鼓吹增班劍六十人

鼓吹增班劍六十人

漢官儀曰班劍

謚曰文憲禮也

物斯厚

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

用自周而已

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雖有姬姜無棄

陳平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

白朝臣會議

資奏是非善

論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加善誘

勸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鍾會集言程盛曰丹

銓品人倫

各盡其用

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

忽其少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思我民

聖德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雖張蒼等論於漢朝荀

執事

競爽於晉世

東觀漢記曰張綱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爽奏漢舊儀制漢禮以

毀實亂道之路

賊蔡緒言曰太尉司馬受太初制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

郎整奏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書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

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
指寔寄宏略理積剛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
隔於容誥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當可干臨事每不可
奪約已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公生自
華宗世務上疏曰華至於軍國遠圖刑政既道在
廊廟具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監達治體得不謀成心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若文案自環
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畜筆
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當虛心垂
乃出其重劾公承理昭物動必研幾當虛心垂局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儒民瑚璉之公器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
時有勳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

少章云此是魏武
祭橋公文而李注
以為子建此事在
建安七年子建方
于歲未必即有視
禮之命當是注誤

此座本於太史公
自序班固序傳也

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
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孟軻死利於東陵
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
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
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鳳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
曰欲買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士感知已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
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士死知已懷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洲記曰崇禮閣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瞻棟宇
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人廟仰視棟棟公自幼及長
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縛采而已哉說文曰
若乃統體必善緩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象作曾何足云楚
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讚序曰為如千秩如千卷所撰
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之四
頌

王子淵聖德贊二頌一首

揚子雲元元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書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襄陽秦言褒有奇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大荷旃被毳者

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環以爲純絲芙蓉含糝者

不足與論太罕

之滋服虔曰若音含糧說食也今臣臣在西蜀臣生於窮乏之中

長於蓬萊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擢西伯之國而及魯之君北交于燕
曰北宮于庇其澤室甚廣廈之蔭廣牖曰焚燬也
無有游觀廣覽

之知顧有至愚

極陋之暴不足以塞厚望則百雖然亦不異陳

愚心而抒情素

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

正統

己卯唐恭儉也故贈曰王姬一曰王
 西戶正月五日公卽位
 夫賢者國家之

也所任賢

則金省而功施者月利月大少而取交廣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

如淳曰乾乾健
作翁甚骨切

及至巧治鑄

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鋒。應劭曰即巧治

傳曰得十寶劍不如一歐治歐治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

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願請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
干將二曰莫邪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鑒也焠子妹切鑒工

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
練切說文云劒劒刀也晉灼曰砥

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剽犀革韓非子曰負長劒赴蛟龍宇林曰剽截也

榛薄折兕豹赴深淵
忽若簪

汜書塗如淳曰若以簞掃於汜灋之處也簞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

督繼公輸削墨雖崇臺

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也黃

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曰者
帝時人鄭立禮記注曰公輸若匠

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瀾亂也胡困切

驚馬亦傷吻弊筴而不

進於行。冒[○]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齒[○]落[○]。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

曰馮滕曰曰皆良馬名也駕則曰至故以爲名
士良執鞭韓哀附輿
張晏曰御也時

王良郵無郵也世本云韓哀侯作
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

義或曰韞音
韞謂韞也
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

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遺風國之疾者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得絺綌

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

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

不願注塗泥也如
以刀畫泥中
屢提得字

孟康曰良馬低頭
口至膝故曰韞
韞世本哀下無侯
字宋永曰韓哀韓
受侯也

上卷

二

海錄

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

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嘔一侯切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

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

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國空虛齊桓設庭燎之

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

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基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

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蒲龍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

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臣亦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

君不用其謀陳見惴惴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惴惴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

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

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八閭百里自醫膏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曰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秦穆公信乎子

晉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聞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

而升木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張晏曰與幽也潔淨也厚汗也如淳曰渫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本橋磬按屬以繩為屨也國

肉之肥粟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於其性難正者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

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

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

依木長嘯動於眾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候秋吟蟬蛸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蟋蟀鳴蟬蛸鳴也

詩傳曰蟋蟀蟋蟀也又蟲魚疏曰蟋蟀唐臣下有過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在天

聖人之德顯於天下萬物皆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

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

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何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瑟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

音迭歷之述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為楚辭曰秦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楚為號不得

國之議論
漢書云是時上頗
好神仙故對及

便以迭遞判其官也孫卿子曰舜禹湯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
其道傳習舜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鬚龍鬚拔墮黃帝之弓
百好仰望黃帝龍鬚
號故名其弓曰烏號
其德上下俱欲懼然交欣下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
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
應族於信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
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輟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黃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
是望得也注記世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
公作樂優
遊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
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
至書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承萬年尚書曰垂拱
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諄信若彭
祖煦煦嗟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能經萬
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山又曰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文李有體此固不待言詩詩之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
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而頌之

揚子雲

漢書曰揚雄有二百篇之風子雲遂不競矣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
最然先零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漢書曰紀曰元
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虎臣
國如威虎漢書曰昭帝詔
擢充國為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日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毛詩曰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
欲以威信招降罕罕乃上疏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
充國屯田非便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曰
宣帝使

其旅于罕之羌

章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曰
宣帝使

充國具計罕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
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屬于中
國草及鬼方毛詩曰鬼方遠方也世本

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漢中興充國作武越趙桓亦紹厥緒

毛詩曰趙桓武公侯下城
尚書曰武王曰曷哉夫子尚桓桓

在

在

百篇子耳敘致詳
漢書云是時上頗
好神仙故對及

東平中興史學之

交難曰頌其實刺也臨先敗黃西再敗平襄辱國數奔議棄涼州稱引古烈所以愧之太后臨朝不加之罪反迎拜為大將軍失政刑矣未又深致天子篤念清德使自知其非所據而思所以善其後也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劉隆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時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部領羌馬搖蕩西州詔隆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修武陽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徵還朝廷以太后故遣中郎將進拜隆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東馬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之止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益有二史岑字子孝蒼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許孝山留里語家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臨則劉后之兄

孝山雖非大乎然亦不為辭曲文章欲與雅頌同風夫豈元舅則也

茫茫上天降祥有漢兆其開業人神攸贊五曜宵映素靈夜歎皇

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姬夜哭人問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世也西陵不順東夷遺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桓桓上將實天所啟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單允文允武明詩說禮毛詩文允我昭格烈祖左氏傳趙憲章百揆為世作情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哀日郊殷誥樂而敬詩書憲章百揆為世作情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

昔在孟津惟師何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何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區宇

醫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旆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旆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旆以麾

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大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

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蹙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大鼎者有銘

銘者論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銘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

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介珪既

制列壤酬勲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啟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啟土傳子傳孫顯

顯令聞毛詩曰顯顯令德又曰今聞令望

酒德頌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荒為庭

撥生之旨為有酒之文仍不失酒自得之趣誠樂事也

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案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則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皆闕切唯酒是務焉知其係
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犂謂鄭皇頭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周雖稱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搢紳亦白
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決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曉日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若此先生於是
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劉琨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踴躍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
齊部舍緩贖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邪又曰尉佗雖結實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
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
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也隨私而化類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逮哉若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殖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蠃矣
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
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
越淮南王六鯨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
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
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
侯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
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
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樓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
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
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王衡去陳思未遠
意足必更有出處

芒芒宇宙上參下蹟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參下蹟言亂常也參不齊澄之貌也

波振四海塵飛五嶽

以喻亂也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遷起天

地鐘演人君通三

靈之說交錯同端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向書曰天祿永終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

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

書族瑛於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

慶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

于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

秋保範圖曰聖帝治八百歲運極而反末著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

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漢書序曰漢室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素黠夜哭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顏朱光以渥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跡是因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秦應劭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拔奇夷難

遇德振民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垂制上穆下親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辨九職辨九比

淵爰而有此武功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鍾鹿參擊王離軍咸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東破之

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文成作師通幽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洞冥

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呂后曰李

命自求多福又曰維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

武關是開鴻門是寧

利今行車實陷秦將秦將果欲運種沛公欲德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

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口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

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

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銷印甚廢推齊勸立

與功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最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指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曰項羽急圖漢王樂陽離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欲往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

民曰誰為陛下書此計者陛下大事矣且楚雖無強六國復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

到武功結句收
蓋公即位次
而相業亦自在其

孔氏雜書載曲選
漢書無別音文選
注曲區句反逆音
過當是五臣注按
漢書曹參傳顏注
曲音邱羽反逆音
顯文選遂讀曲爲
區句反誤顯爲過
按郡國志章帝時
其名改漢陰則當
讀如木字審矣

日樞節印後韓信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具勸漢
王四封之功固漢書述張良曰通齊趙即驅越信
風五侯九貴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疑相國彭越
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擊而韓信
敗自刎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
周禮曰師有**怡顏高覽**弭翼鳳凰**記跡黃老**辭世
功則慢樂**曲逆宏達**好謀能深論語子曰好謀而
引輕身**玄匪與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
於爲音然此爲謀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
交焉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末聞音出而響過其
平凡六出奇計或類神之神莫得聞朱仲子法言注
奇計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
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翼是推漢書曰淮陰侯
謂平陽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
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
人元龜附**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
敢知占**韓王窘執胡馬洞開**遊雲夢信聞天子以
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迎即執縛之
漢書曰上至平城爲何奴所圍高祖用平高計使單
于闕氏解圍以得也**迎文以謀哭**

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無方思八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
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則脆
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
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
計漢書曰漢擊楚彭越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
信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其舉趙趙輕騎一
日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趙戰立潰後
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
掃如大敗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則用兵之法
進擊代爲更說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首焉預
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父
風必**二州肅清四邦咸舉**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
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
之國不爲假子以鍾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
錫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
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

不勝遠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壘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通說信
 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
 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肝貽人武涉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解曰人信親我肯之不祥
 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解曰人信親我肯之不祥
 劉通通知天下權在信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
 尚書曰惟帝念功
 彭越觀時破
 述匿光民且爾瞻翼爾鷹揚杜垣左氏傳注曰龍藏與賴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惺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烈烈鯨布
 耽耽其助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
 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
 筆
 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等項籍
 天命方輻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
 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列兵求驍布隨劉貴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武臣
 元
 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放寵祿亦將咎也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
 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
 述曰既放寵祿亦將咎也
 子孫遺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其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張

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攻魏公子母忌爲省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

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敵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上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

感詒音怡 仰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計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

順軌四時和肅 脫跡違難披榛來消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圖章邯廢

邱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 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爲喻也漢書曰韓王信故

毛萇詩傳曰斬 王信韓王宅土開墻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

而後生曰韓 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 盧縮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縮壯

韓國從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詩曰我圖爾居 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縮

漢書曰孝哀紀曰純 變董公惟亮天工 踴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縮

禍寧爲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結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

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

御史長沙王忠其若之甲令 將梅銷與偕攻析酈士以銷有功武關故德芮從爲長沙王高祖以之詔

音義曰銷呼亥切酈特蓋切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漢書劉賈將二萬人擊百擊

圖四方殷薦其勲漢書曰漢王追項藉至固陵賈使人庸親作勞舊楚是分

兼勢平燕王盧綰
及擊破王信下晉
陽兩事言之
按周勃曰臣無功
不得除宮二句乃
東平侯與居語勃
無此言自乃與太
僕滕公以下云云
皆敘與居事與勃
無涉注誤引也

往踐厥宇大啓淮濱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安國違親悠

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

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爲人少

期主亡與亡已見任助絳侯質木多畧寡言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

忠勇惟帝攸歟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雲驚靈邱景逸上蘭平代禽稀

奄有燕韓漢書曰陳繡反勃復擊繡電邱破之斬繡定代郡九縣寧亂以武號呂以

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呂遂共迎立

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太尉安劉氏漢書曰勃已滅呂遂共迎立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

已見上文漢書曰勃已滅呂遂共迎立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

率列侯之屬乃免丞相就國舞陽道迎延帝幽數

祿向盛謂勃之能
誅諸呂以清宮禁
之亂乃文帝末五
以前事故下繼云
徵帝太原耳注中
勃曰數語皆可刪

宣力王室匪靡厥武摠于鴻門披闢帝宇聳顏誦項掩淚

痛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殺而公樊噲聞事急乃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

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皆呼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義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謂西伯伯也天下皆叛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曰谷永謝振威龍蛇據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鯨漢書曰鯨王莽反高以將軍從擊鯨鯨破茶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音食漢書曰

夷王珍國傳亂作懲

漢書曰新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維陽上

恢恢廣野誣

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

東觀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放庚據險

三塗

漢書曰漢王數困榮陽成軍計欲捐成軍以東市鞏維以距楚鄴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

制之勢

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漢書曰陳湯誣節故在

三哲尚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祖

漢書曰魏趙已定唯齊王下上使卿食其

田廣聞漢兵至以為

我皇寬念言莊爾孤

食其言已乃食其

我皇寬念言莊爾孤

揭獻寶

漢書曰魏趙已定唯齊王下上使卿食其

銓時論道

移帝伊洛定都鄴錦

固漢書

曰魏趙已定唯齊王下上使卿食其

貫

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曰魏趙已定唯齊王下上使卿食其

知言

之選應劭曰口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

往制勁越

來訪皇漢

附會平勃

夷凶剪亂

存

班固漢書曰漢水自王之

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靡三代憲流後見

乎通曰

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尊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

帝曰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尚書曰垂

裕後

無知厥敏獨昭奇跡察伴蕭相貺同師錫

楚唯生之績

漢書曰魏趙已定唯齊王下上使卿食其

瞞董更謀

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其主三軍

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

期沉心善

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効

何識之妙

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

從其以

田軍宛葉間羽乃復走樂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

馬進述曰

大畧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殷肱

齊赴節用死孰微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開出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走羽周苛慷慨心若懷冰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之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風俗通曰言人形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高如冰之潔貞軌借沒亮跡雙飛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義陳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王怒京詩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走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震風過物清濁效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曰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利在攸往周易曰利見大人海峽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明眾哲同濟大綱毛詩曰明明哲侯維其本論曰劍宜其利鑒獻其朗廣雅曰

贊
東方朔畫贊并序建武中是歲年雖天子僅亦守府焉可繫之郡耶
夏侯孝若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若進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交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為郡人焉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諷頌以傲世解嘲而取世貴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固漢書贊曰朔正諫

地理志平原縣官
平縣應劭曰明帝
更名厭次小頭注
本傳去高帝功臣
表有厭次侯袁輝
是則厭次之名其
來久矣而說者乃
云後漢始為縣以
此致疑斯未通也
漢初本名厭次
中更富平至明帝
乃復其故中開
氏既定高祖中載
太上皇后崩一事
於文為長則明傳
中母字其誤無疑
矣

折失其傳耳
反又一據反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歌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朝歌諧世其浮淺
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弛文武之道弛以弓弩喻
為邪也進退無常非為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林揚子雲解嘲曰偶儻博物觸類多
能史記曰魯仲連好高偉倜儻之責策左氏傳晉侯合變以明弄幽贊以知來周易
交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者又曰神以知來贊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
三墳五典陰陽圖緯之學百家眾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
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眾說各有其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
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雜家流縱家流雜家流周紇敏捷之辯支離
覆逆之數荀子曰支離詘跂蹇拙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管
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藝射者原人而脈絡經緯而用度藏石湯火之所乃研精而
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觀於口過耳而
諳於心孔融為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嶮卿相

嘲哂豪傑籠罩靡前殆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踰籍出不休顯賤

不憂厭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蘇林曰路音臺郭展曰躡也雄節邁倫高氣

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

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

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官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

帝時為郎官帝時棄去後見會稽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騶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

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歸定省都

洛陽也毛詩曰言言歸禮記日凡為人子之禮皆定而晨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

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

曰

少言云潘岳真侯
海賦云父守淮岱
治亦有聲淮謂淮
南侯即謂樂陵也

樂陵公書此文作
棄世登仙友造化
又處論作處儼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

矯矯輕舉之貌也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退不終否進亦避榮

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臨世濯足希古振

濯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濯既濁能清

論語子曰澗而不流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冲而徐盈

無滓伊何高明克

柔

尚書曰沉潛剛克高明克

樂在必行處淪囿憂

易曰樂則行之

跨世陵時遠

獨游瞻望在代爰想遐蹤

魏先生其

道猶龍

莊子曰孔子遇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言子有何規於老聃哉

染迹朝隱和而不同

史記東方朔曰如朝所謂避俗於朝

栖遲下位聊以從

容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何書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問墟墳金竹原隰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爾雅曰東西

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心情昔在有德

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

禮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彷彿風塵用

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贊揚功德功臣序亦贊其賢代之佳者贊其賢

袁彥伯

檀道鸞續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大司馬府記室參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

序贊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自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

明君不能

獨治則爲臣以佐之

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然則

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史記楚子西曰孔邱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揖讓之與干

戈文德之與武功

孔叢子會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帥非相讓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鄧析子曰聖人遺道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鄧陽上

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

尚書各執厥職曰元首明股肱良哉

遭離不同跡有優劣

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乎優劣殊迹

至於體分實同道勢不墜

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

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革戒也

故二八升而唐堯盛伊呂用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海錄

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

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

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國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

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於是君臣離而名教

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遺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

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

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

卿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論語此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則泰美新曰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曰

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漢書曰高祖降準而龍顏應

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功曰伯樂也漢書王曰夫

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餉不絕

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之傑也

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

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

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

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夫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

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所以容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

惟事勢可為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云

大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東觀漢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承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

其解者星旦尊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萬歲一期蓋善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

萬歲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

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

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

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

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故委面霸朝豫

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德民隆塗炭不以要功故事至而

發命謂與鄭泰何
而謀刺董卓垂就
而董卓收關修嚴
獄斷意得自殺故
言語飲食自若會
死得免也

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倡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
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
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言文若領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
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
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
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儀載在名策左氏傳曰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靈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聖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曰君子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王摧於刑
來哲攘袂於後漢書曰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侯中而名教束手者
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還相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

叔平桓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孝經授神契藏於身待時而動發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權心人說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雖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人徒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主死矣
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以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
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曰臣死之日即先王之日也公瑾卓
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命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衣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
未可量吳志曰瑜遠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輟哭止哀
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與時邪乃神情
所涉豈徒塞謬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
贊之言字書曰博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讓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

不及幼安當以其
不得而臣也

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尊位諸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與夫
勢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然登壇即位之時也夫
一人之身所昭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
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性情或以述德顯功雖
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贊云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
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
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
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
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
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經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
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
波揚波喻
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
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易曰美
為土者破

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生氏
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迥乾軸
潘岳為賈誼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

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章
昭曰杞良木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栖龍不暇

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蓋鳥
告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

蹟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著又
曰探賈索隱鈞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耀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
間太公往弔之曰子其意

者脩身以明深昭昭乎如孫卿子曰君子通則
文而明窮則約而詳滄海橫流玉

石同碎尚書曰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
曰解

其始救人終明風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公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
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

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饒饒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公達潛朗思同著蔡法
言

日榜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為著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邁此顛沛神情玄

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攸顒攸顒憂懼自殺攸言
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跡西蜀蔡邕楊復碑曰

景命不延降此顛沛動攝羣會謂統攝眾事也惓惓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議帷幄時
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

惓惓之惓惓之
惓惓之惓惓通韻跡不甞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

惓惓之惓惓之
惓惓之惓惓通韻跡不甞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

書願以十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倣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五城易壁

可及愚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倣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五城易壁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

素風愈鮮遜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瞻宇高凝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

忠存軌跡義形風色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

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

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列于文摯謂以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

忘辭在醒貽答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盈耳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微道映天下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由直迹滂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禮兼到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魏志曰太傅時科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故陛字也

九級廣遠則堂高陛一級廣近地則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

堂卑高者難舉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禮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試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允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君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侍中轉左僕射薨左

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

覺孟子曰伊尹曰予標勝風流遠明管樂

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勝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

初九龍盤
漢書陽雅志彌確而隱者也方音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
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苟非命世孰掃雲
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尚書傳曰雲今協韻音義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今協韻音義

褐中林鬱為時棟
亮為丞相故曰時棟袁松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
六韜曰聖人見其喪亂備矣勝塗未降先生標所始則知其終

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毛萇詩傳曰綢繆猶縹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

夙夜匪懈義

在緝熙
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三畧既陳霸業已基
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皆兵書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聞頭聞數有虞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自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還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日模擬實在雅
向成都所過輒冠為軍師中郎將軍

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
蜀志曰琰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

公衡冲達秉心淵塞
毛詩曰乘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媚茲一人臨難不惑
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疇昔不造假

翮鄰國
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將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
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將軍卒

六合紛紜民

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
鳥擇木已見上文

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

君定交二面
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而之交定臧否之決

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

恃戰忘敵
衡霍二山在吳之境

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淮南子曰大道

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州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過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金于驛王畧威夷吳魏同寶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道

桓王之薨人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卿臂曰欲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曰昭謂權曰以妻于託朱生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得而能任貴在

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以觀天下之懷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訪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都長謂體貌都閑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豈無鵠鵠固慎名器毛詩曰鵠鵠在原兄弟急難在氏伯言蹇蹇以道佐世

出能勤功八能獻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吳志曰遜為丞相太子有不妥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立上以

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用則歸之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好是不羣折而

不屈屢擢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遂徙嗣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騁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石相操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終漢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故議放逐作離騷追傷之說說眾賢千載一遇毛詩傳曰說說整繼高衢驪首天路騏驎驪馬也

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周易曰日月麗乎天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比考識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羊秀衛公諫曰仰後生擊節懦夫不匱毛詩曰匱竭也尚想重難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諫曰仰後生擊節懦夫

增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
承旨之曰撫堂擊節

卷四

海金車

